



艺术品鉴赏平台
艺术家推介平台
关注

现代快报

A30

2012.10.13 星期六

责任编辑 刘一诺
美编 时芸 组版 竺巍

艺+声音



《阿尔及利亚女人》版本0



1954年起,毕加索开始研习德拉克洛瓦的《阿尔及利亚女人》,以此为蓝本完成他变奏系列。图为该系列三个不同版本

朱嘉鸿(“艺术国际”副主编):

请勿用标准绑架艺术

其实在当今社会里,经济利益“无坚不摧”,早就渗透到了每一个有利可图的角落,与其他行业一样,艺术界也躲不过这一灾难。但与其他领域不一样的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不仅仅在于社会问题,它同时又涉及到艺术的“标准”问题。

批评家陈默在微博上称,“不知何时起发明艺术考级,似在挪用钳工车工考级方式,把寻求原创寻求个性寻求自由的艺术,进行野蛮恶劣技工式切割,比如美术考级,五级考画运动鞋,六级画书包,七级画木凳扫把组合,八级画想象建筑等,主管部门组织者捞钱不顾廉耻,家长孩子成欺诈对象。”这一行为简直令人匪夷所思,尤其令艺术界愤慨。其实,在当今社会里,经济利益“无坚不摧”,早就渗透到了每一个有利可图的角落,与其他行业一样,艺术界也躲不过这一灾难。但与其他领域不一样的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不仅仅在于社会问题,它同时又涉及到艺术的“标准”问题。除了赤裸裸的经济利益和一些急功近利的人们,为何会产生这种所谓的标准,是本文想要讨论的。

首先要注意的是,艺术的标准

并不等同于艺术的准则,作为非物理性价值判断的艺术原则永远是处于一个彼岸——一个不断追求的梦想。其实在中国绘画史上,也有关于一些评判作品好与坏的准则。如谢赫就曾论及到绘画的六法,其中“气韵生动”长期以来就被认为是绘画的最高美学准则。至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认为:“夫象物必在于形似,形似须全其骨气,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从谢赫到张彦远,气韵生动成了评判绘画作品质量的第一准则。

再以西方艺术家为例,闻名于世界的毕加索,在创作《阿尔及利亚女人》的时候,足足作了15个版本的试验,作品才最终完成。正如批评家施坦伯格所说:“特别是对那个睡着的探索,首先是形式问题,既能满足色情占有的冲动,同时又能满足对作为

信息容器的扁平表面的系统探索……而这种客观化的实现,花去了这位热情投入的艺术家整整50年时间。”这种无止境的探索,能用一个“标准”来说明吗?只能说,毕加索有着一个试图让扁平的平面尽量容纳更多信息的追求,而这个追求或许可以说是他坚持的一个艺术准则。

回到陈默先生所披露的现象上,把能画运动鞋作为“五级”的标准,显然是出于写实主义的态度,也就等于我能画得越像运动鞋,那么分数就越高,就能通过考级。再看当下的画师的考级,无非是把写实主义的把戏更换一下,以一个固定的审美准则作为考核标准。让谢赫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后人居然用“品级”发展出一套模式,用以考核画家的能力。在固定的审美之下,艺术再无创新,就如同西方学院派里出不了印象派大师一样。

宋永进(浙江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写意当代油画工作室主任、油画家、美术评论家):

寄生于西方资本的“当代艺术”

去年中国当代艺术的最大藏家尤伦斯夫妇在赚足人民币之后卷起铺盖拍拍屁股走人了,今年6月12日,一向只进不出的瑞士商人希克十分大度地向香港捐赠了中国当代艺术作品1400余件,有人猜测希克也想甩卖清盘了,于是便担心“当代艺术”将何去何从?

艺术是时代的产物,艺术的当代性应当是不容置疑的,然而,如何当代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命题。西方当代艺术经历了现代艺术的美学变革和后现代艺术观念洗礼,可谓水到渠成。而刚刚起步的中国当代艺术需要从数千年农耕文化环境下形成的十分稳固的传统艺术中直接演化出来,是极其困难的。一方面,传统艺术早已离我们远去,另一方面,我们又缺乏足够的当代艺术的直接经验。于是,一些急功近利的艺术家便讨好地将西方现成的艺术样式挪为己用,有时也会增加一点“中国符号”的内容,以表明中国的身份。这种既无中国传统文化根基

又与国内当下现实相脱离的缺乏原创性的西方艺术翻版,显然无法得到国人的理解和接纳,也无法获得官方话语权的认同和资本的支持,于是当代艺术家只有依赖西方资本的资助和扶植,以实现个人的追求目标。寄生于西方资本的“当代艺术”就这样诞生了。

寄生于西方资本的“当代艺术”,其目标是资本谋求而非审美探求。尤伦斯斥巨资在中国打造“非盈利艺术中心”的“义举”,着实令不少当代艺术家热血沸腾。但后期的尤伦斯的资本撤离一度令当代艺术家失望和恐慌。然而不甘失败的当代艺术家又把希望寄托在希克身上。希克不

仅为“当代艺术”提供了巨资,而且竭力推荐中国当代艺术家集体亮相西方艺术舞台,使中国艺术走向“国际化”。为了实现资本的谋求,一些当代艺术家不惜抛弃中国传统艺术,甚至与传统的审美观和价值取向完全决裂,极力迎合西方当代艺术的思维方式和游戏规则。学术的话语权一旦被西方资本掌控,中国“当代艺术”必将丧失独立的文化尊严,成为西方文化的傀儡。

寄生于西方资本的“当代艺术”往往缺乏对西方当代艺术本质的解读和方法论的研究,更没有直面中国当下的社会现状和文化现实,完全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



西方藏家 乌利·希克

“声音”是《艺+周刊》最新推出的板块,在这里,有一家之言,有针锋相对,有对艺术市场的最新解读,有对艺术事件的深度剖析,有对艺术热点的及时追踪。不同的观念在此激起新的火花。

展评人、美术批评家、策展人、艺术家、画商……“声音”是窗口,看艺术圈内人士在此发声、碰撞。

杜曦云(《艺术时代》杂志执行主编):

青年充满变数 水准有待提升

近期,集中展示和推动“青年艺术家”的展览和活动较多,在引起较高关注的同时,质疑和批评之声也陆续出现。在宽松的社会环境和理性的文化氛围中,任何新事物的出现,在获得一部分认同的同时,总应伴随着质疑和批评之声。新事物也只有认同和批评之声的交织中,才能既获得信心又能不断自我反省和纠错。

社会越多元,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也就越大。作为整体被打包、被命名的“青年艺术家”,是概念化的;作为个体的“青年艺术家”,是彼此迥异并不断自我更新的。正因为是“青年”,对新事物和新思维往往更为敏感和开放;与年长者相比,也就更少成见和固化的思维模式。另一方面,“青年”也意味着更大的可塑性,在未知的前方,随着逐渐步入更加复杂流变的成人社会,

“青年”的变化也更加难以预料。

目前对青年艺术家的认可和扶持,主要是寄希望于“青年”的更加“美好”的未来。这是提前透支的想象,但任何对未来可能性的提前投入,都是透支的想象。而对青年艺术家的质疑和批评,主要集中于他们的艺术方向、艺术水准,以及对他们与商业相结合的担忧。每个艺术家都有个人选择的自由,在自己所选择的艺术方向上所达到的水准,与个人

的才情、素养有关,这更是艺术家自身决定的。但与此同时,社会、时代会选择什么方向和什么人,则是艺术家无法勉强的了。时代氛围、社会语境决定了不同艺术方向和水准的“花自飘零水自流”。在个人志趣遭遇社会现实时的“被分流”,自然会让目前作为整体的“青年艺术家”各行其道、各得其所。而且,正因为是“青年”,自我调整的可能性很大。在当下,与其把“青年艺术

家”进行集体化、固化的理解,不如把目前的“青年艺术家”现象作为彼此迥异的个体暂时共聚一堂的平台和起点。

“青年艺术家”只是因为年轻而共聚一堂,但未来的路途还很长。在充满变数的社会氛围中,青年们也远没有定型。但有一点可能需要注意:年龄优势会被更年轻的人取代,决定艺术家成功的最主要因素,还是他所选择的方向和所达到的水准。